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四十回 榮國府開宴慶遐齡 紅樓夢還元歸太璞

話說寶玉祠堂屢著紅光異瑞，賈政遵旨飭諭家人不許外傳，便就相安無事。這年元宵節，是賈茂四十整歲，有許多親友送禮致賀，忙了一日，卻也甚是熱鬧。

轉眼二月半後，忽月娥腹中覺痛，寶釵過了年，早已留心：請了沈姥姥的媳婦小沈來收生，僱下乳母韓媽媽在房伺候。這日，有些覺動，韓媽媽報知寶釵，急來瞧，看那月娥腹內甚疼，實不能忍。寶釵想起湘雲給的藥，便忙回自家屋裡，叫麝月取出藥，是個紅丸，其香撲鼻，另有紙寫「用白水送」。寶釵拿著藥，來到月娥房裡；叫靚舞同文杏扶著月娥，又叫進祿取白滾水，自家舉著藥丸，看月娥用滾水把這丸藥送下。只見月娥稍定，像是挨得住、靜一靜的樣子。

那知月娥服下藥去一陣，如夢似的見一紫衣仙人，抱著小孩，許多仙樂跟送，站在門處，好像將孩兒遞給婆婆寶釵手內，婆婆把這孩子朝著自己懷內一擲。猛然醒來，聽得個孩子哇的聲。那小沈兩手接著，向寶釵說道：「太太大喜！添位哥兒了。」寶釵近前看一看，是個孫子，心中甚喜。便叫愛兒去替王夫人送信，並告知李紈、平兒。

不多時，王夫人同李紈先進來，看了也甚歡喜，便照芝哥兒例，賞了小沈姥姥。那小沈先替王夫人磕頭，又謝了寶釵諸人。

月娥聽說是個小子，也覺歡慰。吃了定心湯，便差人報知賈政，即向梅府送信。那寶琴惦记月娥臨月，正然來瞧，進門聽了喜信，便先替賈政、王夫人道喜，又替姐姐寶釵及李紈等行禮。

恰值賈茂下朝，蒙恩賜了兩端蜀錦，四對荷包，正要稟知賈政。聽說得了兒子，便向賈政同王夫人先磕了頭。又替寶釵磕頭，李紈等拉住了。便到宗祠及數文真人祠堂行了禮。回來，賈政說：「這小孩子有福氣，今日蒙恩賜這蜀錦，乳名便叫錦哥兒，學名賈壇，可好嗎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好個錦哥兒！這乳名好的很！」

忙忙的洗了三，送彩蛋、喜米、喜面、花糕與諸親友，不必細說。

各家送洗三禮物，無不豐盛。內惟探春聽說賈茂得了兒子，必中甚喜，來家替老太爺、老太太磕頭。進門，巧姑娘又來，便同進上房來，各有添盆禮物。替賈政王夫人道了喜，未喝茶，就同王夫人到月娥這邊來看錦哥兒。

寶釵在屋裡正忙著要洗三，探春先替寶釵賀了，巧姑也向孀子行禮，便同在奶母懷裡看這孩子。見他眉目端正，品格清奇，探春說：「這個又是個狀元宰相的坯子！咱家可謂福厚，才有這樣後人。」王夫人笑著說道：「只求應了姑太太的話，就是家門之幸了。」說著，水便熱了。不一時洗完了三。恰好賈政在門外要看一，王夫人有年紀了，便叫探春抱著，到堂屋裡給賈政瞧。

賈政見他生得齊整，三日的孩子，射著日光，並不羞明。心中大喜，把自己帶的一掛珍珠手捻給了錦哥兒。探春說道：「謝老太爺的賞！」寶釵連忙接了過去。王夫人道：「堂屋的風大，姑娘抱他進去罷。」賈政說道：「很是。」就笑嘻嘻的走出門去。王夫人叫在上房擺酒待客，這日梅夫人目疾未來，寶琴同薛宅的女眷及各家親戚，送禮來的，無不去請。東西兩間屋內，擺了四席，吃到二更天氣方才各散。

轉眼間，月娥便就彌月，各處磕了頭。梅夫人接去，在老娘家刺了胎發，住了數日。寶釵惦著錦哥兒，便接了回去。

就離賈政的百齡賀期不遠了，賈璉、賈環忙著搭新棚，豎屏面，在大觀園的正廳搭起大戲台，管待外客。在王夫人上房及月娥住房兩處待內客。因月娥住的是史老太太的房，局面寬大，皆在院內鋪了板，用隔扇搭了布棚，懸上燈，結著彩，以便演戲。

半月前，就有送賀禮的。賈璉派了葉忠、林天錫登帳受禮，派了李貴、來旺專發謝帖。李貴是稟了賈政，才派他辦事，也是憐念舊人，借此錄用的意思。焦大的孫子焦禧，柳家的兒子柳蔭春，皆能辦事。賈茂稟了賈政，著包勇同焦禧管官席上的酒筵，柳蔭春管內裡堂客的酒席。派七十四辦待各處家人的酒。連輝辦各地方的下席面，專司發籌。鋤藥管內裡來的嬾嬾及丫鬟的席與面。皆是領了銀子，各僱廚子辦的。事完，開帳再算。派了新添的跟班天祥、迎喜、劉嘉祿、袁得功等伺候茶酒擺菜。周瑞家裡求了王夫人，把周鳴岐也派了伺候。吳興的兒子吳喜，為人少年老誠，林管家稟了，派他總管各班戲子的酒飯，也是領了銀子，先辦後開帳的。賈環的跟班，賈蘭的小廝，有管燈彩的，有辦氈毯陳設的。除現有能用外，皆是發銀置買。

這件事，合府的人無不沾光，吳新登派他暫管買辦，也是求了王夫人才錄用的。一概禮帖出入皆褚小鬆一手經管。林管家總司一切。有說的話，應領的銀，皆經管家手方能支辦。凡事安派妥當，半月前皆有次第。府中卻像無事的一般，諸事無不備具。

內席的丫鬟，也皆派定席面。或司茶，或管酒，各執其事，毫不忙迫。派了玉釧、文杏二人總理，花襲人、鶯兒皆早幾天就到府來。

王夫人有了年紀，不耐應酬，就叫李紈、寶釵、平兒三人兩處照應，自家說定了愛聽戲便聽兩出，不愛聽時就在寶釵房裡叫襲人、鶯兒陪著閒話。預備兩個女說書的，隨便說一回書，自樂其樂。散席後再叫這兩個去說與眾姑娘們聽，也是預先辦下的。

賈政在稻香村請了鍾離老人閒話、著棋，見過禮後，不愛聽戲，就在此養靜。賈環、賈蘭陪著眾客磕頭，賈茂因列首揆，不敢告假。稟了聖上，早起行禮後，仍赴朝堂辦事，不欲以私廢公。

外邊請了薛蝌、曹紫庭、董姑爺、周巧姑爺陪客，廷掄周姑爺伺候內裡的差使及各王公的來客。別家親友的下人也叫了許多，來服侍內席。陪客請的是梅夫人、邢岫煙、閔夫人、閔夫人，因薛蟠臥床，香菱不便久陪，才請了邢岫煙，周府、梅宅、薛宅的丫鬟，叫來幫著答應，皆是先期派定的。

不意賈茂那日稟知賈政百齡，告半日假，在家隨眾磕頭。聖上大喜，賞了二日休沐，並賜御翰的一幅長匾，上寫著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」，兩字疊寫，用著御寶。賞了藏佛一尊，如意一柄，大緞八匹，蜀錦四匹，大荷包二對，小荷包四對，金鼎一件，玉膽瓶二座。頭一日差夏首領齋旨賞賜。仲妃又備了禮，命俞太監送來，內有紅緞金繡的《百福圖》，著實輝煌，非大內無此物也。

北靜王也著長史送禮，南安郡王換了小王子，照舊差人致賀，送了八色禮，內有一件西洋自鳴鐘，做的十分精巧。臨安伯是新承襲的，修舊好，亦送過禮來，親身拜祝。別位公府侯門，凡平素往來的，無不備物奉賀。三五日前，諸寅好及各衙門相與的皆送賀敬。凡係水禮皆各收了。有貴重值錢之物除王公外凡屬員的，各行壁謝。這是賈茂的一段深意，連日應接不暇。

周府、甄府在王夫人六十大慶，尚有稀奇東西相送，何況這次？周府送了一座十二時的寶爐，一件溫涼玉盞。又送一個粗磁的花瓶，插了花能久而不謝，謝了花自能結果，說是在挑河時地中得的。一件吉光裘的一裏元皮襖。甄府送了天然竹根的一堂三星，是自來生成，非人力所制的。又一掛一百單八顆的碧玉手串，是玲瓏的，不知如何雕做。梅侍郎也送了一稀奇之物，是塊墨玉般的石，燃在鼎下，說能熟米，古書雖有載的，賈府這日甚忙，卻未曾試。別家的禮物甚備，難以枚述。

那年河南被水，春間覺荒，除賑饑外，貧民餬口維艱，衛輝府山中出了一種天然粉，是石頭面的。百姓合著野菜吃下，卻能度命。河撫奏聞，奉旨著派大員解此石呈覽，以昭天祐賈蓉就討這差來京，替叔祖慶賀生辰。在京城前就交了差，引過見，便就到了賈政的正日了。

吉期上，點了如臂的一對大蠟，中間懸著御賜的匾額，焚上龍涎。地上鋪著氈毯，上面繡褥加上紅氈，右首是賈環、賈蓉陪著行禮，凡疏遠的親友在此行禮。第二層廳上懸著仲妃賜的《百福圖》，也是一對紅燭，一爐名香，地上鋪設照前，陪著行禮的是賈璉、賈蘭。後一層廳上不設紅燭，地上一樣鋪陳，上面兩張太師椅，是賈政、王夫人並坐，凡自家子姪孫兄弟女，皆在此處磕頭，即有一二至親要親來行禮，側首是賈茂回敬。第二層廳是諸親戚致祝的所在，書房是廷掄周姑爺照應，大觀園是薛蝌二太爺及三位姑老爺陪侍。

這日一早，賈政向北替朝廷謝了恩，同王夫人到宗祠行過禮，回到府，在後內廳椅上坐了。賈璉、賈環帶著子姪分班磕了頭，

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帶著媳婦也磕了頭，探春、史湘雲也要磕頭。

賈政說是：「姑娘們免了罷。」探春勉強仍行了一禮，王夫人叫賈茂扶住。巧姑娘也免了磕頭。寶釵等著賈濂起來，抱著錦哥兒說：「替祖爺爺磕頭。」那孩子朝著賈政只是笑，王夫人疼的不得了，接過去抱著。隨後，林管家領著兩府家人在院裡磕頭，林管家娘子也帶了兩府的人並各房丫鬟皆在堂上拜祝。起來，就是跟姑娘們丫頭嫵嫵來行禮，賈政吩咐免了。

北靜王、南安郡王到門，賈璉、賈茂出去，面謝了不敢當，即差人拿手本謝步，送了四桌席，八壇酒去。臨安伯在書房中喝了茶，甄嘉言同周侯爺皆親來，就同在一處坐了。牛伯爺也到。

別位世職國公，有親到的，有差人來的。這些世職勳舊，皆係相好，在書房喝過茶，皆到大廳行了禮，就要到大觀園來。其餘至親皆到二層廳上致祝了，便也到園中大廳，各按位次坐了。

開了戲，唱幾出，便散一散。惟梅侍郎、周侯爺及眾位姑爺皆在內廳，親替賈政祝了。賈茂陪著謝畢，各自讓出。

賈政覺得應酬太乏，便到稻香村來。鍾離二位已祝賀了，見賈政來，褚小鬆道：「怪道鶴飛鹿舞，原來是南極光臨。」就迎著做下揖，便要行禮。鍾離老者也來奉揖，賈政道：「前已勞動登堂，這禮使我學生更不安了。」一面還禮，一面吩咐小廝倒茶。

兩個小廝端上茶來，喝著茶，賈政道：「我可是有了年紀了，今日覺得乏。」褚小鬆說道：「老先生龍馬精神，何嘗一毫倦意？」

真是人世所不輕易見的。「鍾離老者道：」我比老太爺小得多了，較之萬不及一。老太爺果真福氣過人，享此遐齡。若非天錫，何能如斯康健？」說著裡邊端出酒碟來，就在房內擺上，飲酒吃麵不題。

再說外廳上，牛伯爺、甄嘉言皆有事，周侯爺不能久坐，領了情，就各辭去。過午後，大觀園擺了八席，兩院又擺了四席，是待本族中人的。賈芝、賈薈同賈代儒的孫子賈萊，及喜鸞、喜鳳的弟兄，還有本傳所不及敘的族人，約來了有十一二位，皆在兩廡下坐了。首座讓臨安伯，是聞侍郎陪了；次席讓友，是閔左都坐了，梅侍郎陪了一席；關杰升了光祿寺卿，同薛蝌坐了；甄寶玉同周廷掄一席，曹紫庭、董繩武、周巧姑爺、鍾離閣學、歐陽通議、馬雲龍、薛尚義、王仁，通共坐了八桌。賈璉、賈蘭從左首斟酒，賈環、賈茂從右首把盞。台上吹了台，賈璉、賈環在簷前郊了天，舉杯安席，打了躬。賈蘭、賈茂隨著行禮，眾親友公同敬了酒，也回敬一揖。各乃按位坐下。林天錫、葉忠帶著班頭，拿戲目便請點戲。讓了半日，大家公議，點了一本《滿床笏》，台上就跳加官，副末、小旦參過台，各家的人放加官及各行的賞，便點鑼開了戲。席上端碟子，賈璉、賈環又在各席斟一巡酒。大家隨飲著酒聽戲。

裡面兩處也皆坐了，王夫人這邊房裡，四張桌子，閔夫人坐了首席，是聞夫人陪了；月娥這邊四席，甄夫人首坐，周侯爺夫人相陪；梅夫人同邢岫煙一席，也在月娥這邊坐了；李綺、李紈、喜鸞、喜鳳、探春、巧姐、喜姑、愛姑，連王仁的妻子，並全哥的媳婦阿嬌，皆分定了婆媳不礙坐的。兩處坐好，李紈、寶釵各安了席，就同飲著酒，皆看戲了。一處點的《金印》，一處點的《還帶記》。這戲卻著實熱鬧。裡邊席吃到二更天氣，找了出《花鼓》，才各散去。

這次賈政百齡大慶，席地豐隆，雖非烹龍宰鳳，卻也備極海錯山珍。外廳四個菜後，吃了點心，上過燒割，眾人散畢戲賞，賈璉、賈環站起謝了。又端碗菜，賈蘭、賈茂起身，在各席又斟了一鍾，便就歸坐同飲。

王夫人在寶釵房中，同襲人等說著話，忽見史湘雲進來說：「我不愛聽戲，又不茹葷，來與老太太談一談。」早晨湘雲送了四樣禮，皆是侯府中舊物，中有一柄鬆根如意，甚是天然；又有寶鼎一尊，天要陰晴，鼎上先有徵驗，可算一件寶物。王夫人一見，先謝了送的禮，便讓他坐下。又說道：「我正得姑娘來替我說會話。如今有年紀，實在不能應酬客了。」史湘雲道：「有兩位瘦子，什麼事照管不到，老太太也該養一養。」鶯兒道：「姑娘來的好！我們這裡要叫女先兒彈南詞，說《錦箋傳》哩。」史湘雲道：「很好！何不叫他來，說給老太太聽，我們也大伙樂樂。」

便叫愛兒到廂房去，叫那兩個女說書的。二人進來，請了安，湘雲便問：「這《錦箋傳》是何典故？」那女說書的笑著說道：「是王沂公曾與舜英劉小姐的事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說個大概我聽。」

一個姓俞的說道：劉小姐是劉太守的次女兒，在洛陽花園中怎樣無意寫錦箋，怎樣王沂公遊春拾著，那知是什麼紅葉良媒的詩，劉小姐如何湘江遭風，到京中怎樣考中女學士，又被丁諷陷害，怎樣到外國避難，怎樣王丞相提兵救回，怎樣執著錦箋，王老太太夫人請旨，怎樣成了姻眷團圓，備細說了一遍。王夫人叫他彈著，唱了兩回，就吃飯了。湘雲的素菜也在一堆兒吃。

賈政是十錦雜耍，在稻香書屋，同鍾離老者、褚小鬆直樂了一日。

大觀園的戲唱到卸甲封王后，來七子八婿慶賀生辰，床上擺滿牙笏。席間有歎羨汾陽富貴的，有推贊子儀功勳的，也有說李白能識英雄的，還有笑那跪門許多口實的。菜完，吃了飯，撤去傢伙，重又擺上酒碟。臨安伯樂極，找點了一出《思凡》，一出《山門》，直至三更後才起席作謝。台上吹打著，門外奏著樂，眾賓皆歡歡喜喜而去。裡邊眾位姑娘送了閔夫人等位去後，湘雲告訴女說書的書好，又叫他把《錦箋傳》說了幾回，才各自安歇了。

次日，賈璉爺兒四位商量：賈政、王夫人昨日皆未聽戲，要今日請二位老人家補祝一天。第三日再請各部院及都中各衙門寅好來酬謝。議定了，就請褚小鬆二位陪著，連自家叔姪，並賈藻、賈藝、賈濂皆叫來，家宴一晌。裡頭王夫人在自己房裡擺席，不請外客，就是湘雲、探春諸位姑娘，李紈等妯娌婆媳同著取樂，飲酒看戲。也頑到二更以後才散。賈政王夫人這日甚樂，吃的酒也不少。賈璉等無不快暢，重賞戲子，及辦事家人皆有賞賜。下人等俱各歡悅感激。

此夜，史湘雲人定後，見上元夫人降庭，說他功程已滿，三月三後白日飛升。奉了聖旨，須當慎秘，不可洩漏。湘雲謝了。

次日見人，一字不提。

這日五鼓，賈茂上朝，面謝聖恩。同賈環、賈蘭聯名遞了折子，奉旨：「知道了。」直到午後才回來待客。到上房，值賈政與王夫人坐著說話，寶釵在旁邊伺候，賈茂將謝恩的事說了一遍。

見賈政二位老人家康強孔固，心中甚喜，便到外邊接待諸寅友，大觀園就開了戲，甚是熱鬧。

寶釵心喜，御賜的匾句掛在東牆迎面。從上房回來，一時困倦，就在炕上躺一躺。才睡下，便像仍在園子住的時，同林黛玉說那年不宜看小說的話，又像替邢岫煙辦螃蟹，管待眾人做詩的光景。慢慢覺來滿窗日色，春意倦人。小倩倒鍾茶喝了，躺下仍人夢境。

忽見寶玉從外邊進來，說道：「通靈玉我找著了，如今還送他歸青埂峰下去。」寶釵覺著賈茂到外國封王，心裡惦記，便問：「你可知芝哥兒在外，身上可好嗎？」寶玉道：「五德之運，成功者退。」

別的事我不知道。「說著，就走出去了。便像有人說道：」

史姑娘白日飛升了。「寶釵才問：」是誰說話？「又覺得鶯兒跑進來說：」奶奶大喜，少二奶奶添了哥兒了。「

寶釵一喜，驀然驚醒，卻是一夢。睜開眼，忽瞧東壁上掛著御賜的匾，上寫著「積慶之家必有餘慶」。這便是《紅樓夢》後集收元妙諦。正是：

勛業文章重鼎台，簪纓累葉五雲開。

若非積善占餘慶，那得朱輪十乘回。

大荒山頂霧蒼黃，青埂峰頭路渺茫。